

隐匿的汉语之光·中国当代诗人研究集

拯救的诗歌 ——戈麦研究集

吴昊 编

学苑出版社

丛书主编

张桃洲 王东东

本书得到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现代汉诗的整体性研究”（20&ZD284）资助

学术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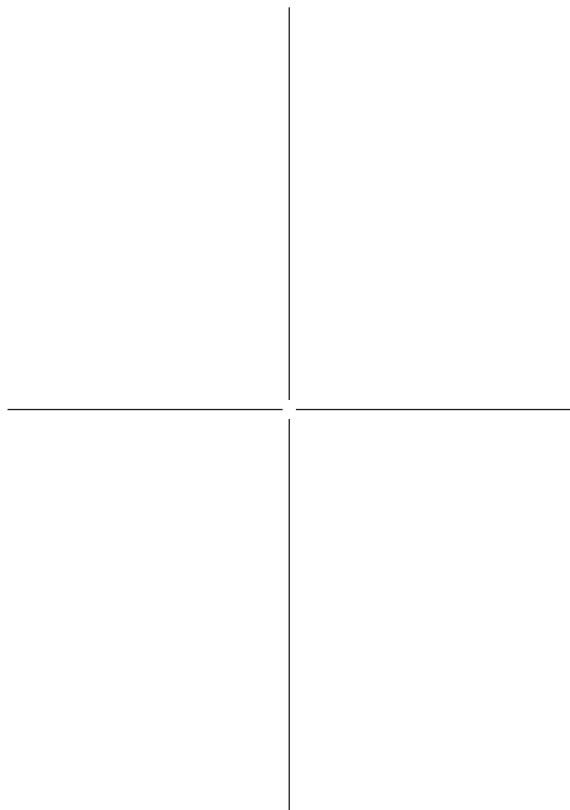
福建师范大学现代汉诗研究中心

山东大学（威海）现代诗歌研究中心

拯救的诗歌

戈麦研究集

吴昊
编



隐匿的汉语之光·中国当代诗人研究集

华 文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拯救的诗歌：戈麦研究集 / 吴昊编. —北京：
华文出版社，2022.2

(隐匿的汉语之光·中国当代诗人研究集 / 张桃洲，
王东东主编)

ISBN 978-7-5075-5514-1

I. ①拯… II. ①吴… III. ①戈麦—诗歌研究②戈麦—
—人物研究 IV. ①I207.22 ②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233384号

拯救的诗歌：戈麦研究集

丛书主编：张桃洲 王东东

本书编者：吴昊

责任编辑：杨艳丽 郭俊萍

出版发行：华文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100055

网址：<http://www.hwcbbs.com.cn>

电话：总编室 010-58336210 编辑部 010-58336191

发行部 010-58336202 010-58336230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710×1000 1/16

印张：17

字数：240千字

版次：2022年2月第1版

印次：2022年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978-7-5075-5514-1

定价：6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丛书无意于面面俱到，而仅关注那些我们认为重要的、有特色的中国当代诗人及其得到讨论的状况，旨在为进一步探讨存留一份资料，或提供一条进入相关领域的线索。其间显然经过了审慎的拣选——既包括讨论对象（诗人）的选定，也包括研究篇目的选录，甚至还包括编选者的延请。

在这个喧嚣的年代，诗界从来不乏炙手可热、炫人眼目的弄潮儿，但我们的目光在其上不会停驻太久。我们更看重那些沉潜的、通过艰卓的探索为汉语写作一进而言之即汉语本身——作出贡献的诗歌写作者，愿意以某种方式向他们致以敬意。他们不事声张、摒弃夸饰的招摇，对诗歌保持着单纯的热爱以及足够的耐性和虔敬之心。他们的取向各异、风格悬殊，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的写作彰显了一种布朗肖所说的写作的沉默与“无名”性质，能够经受哗声的销蚀和流俗的磨损。这也是本丛书名为“隐匿的汉语之光·中国当代诗人研究集”的由来。

在我们看来，诗人不应该随波逐流，成为文化时尚的合谋者、某些媒体舆论的传声筒，而是应该对这些保持一定的距离、采取必要的审视态度，同时从其身处的时代中提炼出“噬心”（陈超语）的主题。后一点尤为重要，诗人以锐利的敏思切入历史与人性的深层议题，同他对语言的发明、对诗艺的锻造一样，需要付出巨大的心智。本丛书对诗人的甄选即出于如许期待。

从新诗的百年历程来看，中国当代诗歌（特别是最近四十年的诗歌）已经显示了与现代时期诗歌有别的主题意向、形式特征乃至写作

意识。简而言之就是，不同于后者对“现代性”的探寻和展现，当代诗歌立足于当代的历史语境，呈现出某些可称为“当代性”的质素。这种“当代性”有其自身的问题阈和书写逻辑，也许较之现代诗歌更为复杂，但也背负着“当代性”特有的焦虑与压力。从诗学方面来说，当代诗歌发展了现代诗歌的部分路向，却在开辟当代诸多命题、凸显其“当代性”的过程中，抽空了问题得以生发、延展的路径，过于强化某些单一的层面，从而窄化了自身的可能性的向度，因此难掩其局限与危机。本丛书收录的研究论文，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当代诗歌面临的这些理论话题。

本丛书以“研究集”取代一般谈及当代诗歌时习见的“批评集”，除了想要回避已经被污名化的“批评”这样的字眼外——其实毋需赘言，批评本身是不应受到排斥的，真正的批评无不包含深刻的洞见和强大的辐射力——还想着意强调论析当代诗人的文字中所应具有的历史眼光、探究成分和学术本色，并对严肃的讨论表示必要的尊崇。

2017年1月动笔，6月拟定

张桃洲 王东东

第一辑 坚硬的语言

- 003 一个诗人的创新
- 007 犀利的汉语之光
——论戈麦及其诗歌精神
- 023 《彗星——戈麦诗集》跋
- 031 拯救的诗歌与诗歌的拯救
——戈麦论
- 045 戈麦自杀的“内部故事”解读
- 055 失重的诗歌
——论戈麦及其诗
- 067 戈麦：《野草》之后的诗人
- 075 戈麦诗歌中的“死亡”意象解读
- 089 《戈麦的诗》编后记
- 093 奔突的熔岩遭遇隐藏的火山
——比较诗学中的海子与戈麦
- 101 痛苦的血肉与黄金的歌唱
——戈麦诗歌论
- 113 中国当代诗歌“南北之辨”与戈麦的“南方”书写
- 129 戈麦诗歌的语言试验与意象集成

第二辑 秋天的呼唤

- 147 死是不可能的
155 戈麦
159 黑暗中的心脏
——回忆 1989 年至 1991 年的戈麦
167 年轻的盗火者
171 二十四岁的诗句
——我与戈麦
175 怀念戈麦
179 第二次来临
183 燕园学诗琐忆（节选）
193 戈麦，或不死的种子

第三辑 梦幻的天鹅

- 199 只有自由与平静
——读戈麦小说《游戏》
203 用“语言的利斧”归还一切
——析戈麦的《最后一日》兼及其他
213 对岁月的怅望与告别
——戈麦《我们日趋渐老的年龄……》解读
219 他们的期限只是一个短暂的日子
——戈麦的诗及改稿
231 “不能在辽阔的大地上空度一生”
——戈麦诗歌研讨会录音整理

附 录

- 257 戈麦生平年表

第一辑

坚硬的语言

拯救的
诗歌

戈麦研究集

“我呼喊，带着一座宅子的气味”。

中国诗人戈麦呼喊什么？除了生活还有死亡。以诗为主体的这座宅子使我愧于书写动用眼泪的悼文，而以诗篇作为家具的这座宅子又使我羞于使用日常的遗产价值去把它们清点。

我在纽约摊开戈麦的诗稿如摊开这座宅子的地图，居然也发现了“纽约”：“衰老不是一种勇气 // ……纽约的黄昏是一位老人 / 那里佛塔小得像一只甲虫”。是的，他不需要与我对纽约有同样的感觉，至少他在没到过纽约这个事实里有他读过美国文学著作的事实。所以，纽约作为一个衰老的人，已不能回归宗教，因为甲虫般的佛塔已经太小了，而整个黄昏迈入黑夜是最合理的发展。但这不是一种勇气，是各种社会因素的结果，是既定范围中的自然趋势。衰老既然不是一种勇气，那么什么是勇气呢？健康和年轻也不是，是另一种性质的东西，是超身体的，是思维领域里导致出来的行为，是可以消减身体的一种东西，戈麦称其为勇气，因为这种勇气不会衰老，也不会死。

戈麦“星期四穿雨鞋一词出游 // ……静坐中看死亡从墙上飘过”。这是他最具有现代诗意的那部分东西。我能充分感受到语言后面极其富足的思维内涵，而且又与诗的技术结合在一起。当然，我因为读过太多的诗，从而能把一首诗里我需要的几行放在一起，从中满足我读诗想得到的满足，而且又不能否认这是作者教我这样做的，

因为一首诗里的句子我无论怎样把顺序变换，都是我在穿着这首诗出游。

现代生活，尤其是大都市的生活使“路边的树匆忙得使人 / 不能相信枝头的花朵”。戈麦的大部分诗显出他用思想多于诗的技艺，但我选的一些诗句是为了证明如果他再多写几年，那么诗的技艺对他来说不是难事，他有掌握诗之技艺的才能。而正是因为他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对诗之技艺更多的研究，所以思维的享受高于一切使他发展到了一个极点，我所说的思维的享受是指诗的思维，诗的思维是对人类质的深层的分析过程。与戈麦相比，我可能过多地享受诗之技艺（形式）的快感，才使我不至于走火入魔地困于要采取行动对付人性的思维险境，我采取更多的创造性描写来使我相信自己在潜移默化地改造人生。也就是说戈麦的这行关于现代都市生活的诗虽然一语道出了许多社会及心理问题，但我对此问题的兴趣不如我对他如何表现出来的兴趣大，我享受他表现此问题的诗的技艺。而这种技艺本身也具有其改造人类生存观念的因素在里面，那就是说不要太过于违背自然法则，戈麦引用了树和花朵是很巧妙的。但他又是反对既成的人类身体中已成为自然的人性，正因为自然的人性难以制服，所以思维的上升就把其越来越看得低下，越来越不能忍受。当然，这就是我必须围绕戈麦自杀的这个事实来整体分析的。因为他强调过，“我要抛开我的肉体所有的家”，他现在可以不再回家了。但是我没有像他那么固执，我常常不把肉体看作是家，也许因为我对这个“家”没有根本上的义务，我后天才寄居于肉体这个“家”的思想是可以变成文字、住进书本里的。

和我一样，戈麦也说，“我不愿飞向曾经住过和去过的地方”。但我们的“曾经住过和去过的”地方不同，最起码时代也不同。我更愿意相信戈麦这句诗是表达他创新的精神，所以我找到了他创新的那部分东西。对他所生存的环境来说，写现代诗就是很创新的事了，而在写现代诗的过程中把生命理解成“从死亡到死亡”又是一种创新，并与他的现代诗可以说是紧缠住“死亡”这个方向不放也是很一致的。所以，我认为他才把自由说成是“死鸟留下的衣裳”，而自由只是五十步笑百步的事情。他的这种“残酷”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创新，这种放

弃生命的方式从思维上继续迫害活着的诗人们，但代价能否证明诗的好坏呢？其间的现代标准也各有相异。我相信，戈麦写诗也会愿它们能被人读到，他的许多诗必须存在，我们才能讨论他的死亡。他留下死亡让我们讨论，就足以证明他在继续与我们一道参与生活。■

拯救的
诗歌

戈麦研究集

一种语言越是接近整体的成熟，越是要求它的操作者付出个体的代价。这要求被付出的代价，就像那迫切的成熟一样，是无法避免的。而诗人作为一种语言的最权威的操作者，他付出的代价尤其悲壮和惨烈。戈麦的死，像海子的死一样都属于一种典型的诗人之死：就他们所从事的诗歌写作的职业特点来看，并不能完全或主要归之于他们所遭遇的生存境况，而应被理所当然地视为汉语（我们在这里所谈及的显然是现代汉语）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诗歌中迅速成熟时所凝聚的一种对个人的压力。这种压力的存在是如此普遍，我们可以从当代诗歌对语言的包容性、语言的可能性、语言的自足性的追求中明显地感觉出来。海子的诗歌突出地追求语言的包容性，戈麦的诗歌则炫人耳目地纠缠语言的可能性。

在戈麦抑或海子的死中，最令我们惊愕的是一种焕发的艺术才气的突然中断。我们之所以惊愕，是因为这两位诗人的死：主要不是由于我们的目睹才成为一桩事件的，而是由于它作为一桩事件赤裸裸地发生在我们的体内。这绝非仅是一种夭折，而是一种坚定的艺术精神在释放过程中所必然要带走的痕迹。究其原委，“时代的悲剧”这样的评语未免过于轻松了，并且也高抬了一些不那么重要的东西。如果

犀利的汉语之光

——论戈麦及其诗歌精神[※]

臧棣

※ 原刊于 1992 年 12 月《发现》第 3 期，见漓江出版社 1993 年版《彗星——戈麦诗集》附录，上海三联书店 1999 年版《戈麦诗全编》（西渡编）附录。

我们从诗人之死中过多地引申时代的种种缺陷，那并不表明批评的洞识，相反它意味着批评的无能。而且，戈麦和海子这两位诗人短暂一生所做的主要的工作是避免诗歌和所谓的“时代的悲剧”产生密切的联系。总之，不管这是他们的弱点也好，还是他们的傲慢也好，我们必须给予充分的注意。诗歌不是抗议（虽然把它用作抗议，常能奏效），诗歌是放弃，是在彻底的不断的抛弃中保存最珍贵的东西。诗歌也不是颠覆和埋葬（虽然它常常要去摧毁和埋掉一些事物），诗歌是呈现和揭示，是人类的终极记忆。从戈麦和海子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新的理想的因素进入了汉语的躯体；其中最惹眼的是汉语诗歌首次集中显露了一种超越时代的欲望。

那么，“个人的悲剧”这样的说法就能引出恰当的解释吗？同样不能。因为对一个优秀的诗人来说，不存在所谓个人的悲剧。诗人性格上的缺陷和心理上的脆弱是一种偶然性的东西，难以严格地称之为“悲剧”。诗人之死的助推力主要不是由性格和心理因素产生的，而是对语言的欲望产生的。在一个写作被干预、被规范、被利诱、被蔑视的境况中，诗人和语言的关系趋于严密和紧张，变得像一种命定的契约。在诗人的信仰和感觉中，不仅是诗人自己的生命本质，甚至于整个民族的本质都有赖于写作来完成。于是，一种语言的焦虑融进了写作的过程，同时也渗透了生命的旅程。显然，诗人之死，如果非要用悲剧的眼光来看待的话，那么它的实质是语言的悲剧。就戈麦的死（包括海子的死）而言，它是汉语的悲剧。

戈麦的写作生涯，按他的友人西渡披露的，只有短短的四年（从1987年到1991年），这差不多也是兰波陷入诗歌的时间。其间，汉语把它在20世纪的生长过程中首次接近的整体的成熟，散播到戈麦这一代诗人的意识深处。一种隐蔽的空前的语言的竞争操纵着每一个当代中国青年诗人的写作抱负。汉语的成熟，不仅表现为它展示了一个巨大的语言的机遇，而且表现为它显示了一种汲取和整合语言的可能性。对一个诗人来说，这首先构成语言的压力，他愈有天赋，这种压力所唤起的征服的欲望也就愈强，因为在诗人的传统天性中存活一种不可救药的追逐建立语言的权势的冲动。一个用汉语写作的年轻诗人，他的语言的悲剧在于他只能凭自己的语言个性来应对砸向他的压

力，他没有伟大的典范可供依循。

诗人可以回避生，但无法回避他所陷入的语言的命运。如果写作是生命中一种神秘的诱惑，那么语言天赋越是卓异的诗人，他困于语言的贪婪和语言的欢乐的程度就越是艰深。他会感到他的天赋并不单纯，他会有一种欠债的感觉（比起人世间的任何债务，天赋之债都是最难理喻的）。戈麦在《未来某时刻自我的画像》中说，他的语言天赋“像一笔坚硬的债，我要用全部生命偿还”。一个被散文精神浸透的人是难于理解“用全部生命偿还”这句话的：因为从散文的角度看，世界上没有什么其实值得用生命去偿还；相反，生命倒是时刻需要其他事物对它进行各式各样的补偿，诸如幸福、爱情、性……

二

我们年轻的诗人戈麦，最初也像他这一代汉语诗人一样，喜欢从美学的 19 世纪里汲取艺术的灵感。汉语同美学的 19 世纪的紧密结合是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中国诗歌中的一个最奇特的精神现象。的确，以前没有哪一代中国诗人，能像戈麦这一代诗人具备如此完备的艺术素质来汲取美学的 19 世纪的精华。汉语的成熟所释放出的一种对诗人的压力，以及一个具备了完整的现代感性的汉语诗人在我们这个时代所处的孤立的位置，使得年轻的戈麦自然地去亲近一个被迫接纳过凡·高、荷尔德林、波德莱尔的 19 世纪。有那么一段时期，美学的 19 世纪几乎变成了汉语的安慰。

和海子一样，戈麦也写过一首以凡·高为主题的诗：《凡·高自画像》。这首诗最初的艺术动机，显然萌发于对画册上的凡·高的几幅自画像的凝视。但在诗行的推进中，这首诗的动机变得复杂起来，其原因在于作为汉语诗人的戈麦试图发明一种作为荷兰画家的凡·高的语调来讲述普遍性的事物。在诸如“在脑髓和黏膜之间充满紧张”“它自上而下，压迫着我”“我的一生已彻底干涸（像镜子上积存的秽物）”等诗句中，戈麦自己的声音已巧妙地融进对凡·高独白语调的逼真模仿（戈麦曾在许多诗中对他感兴趣的人物如古代迦太基女王狄多进行